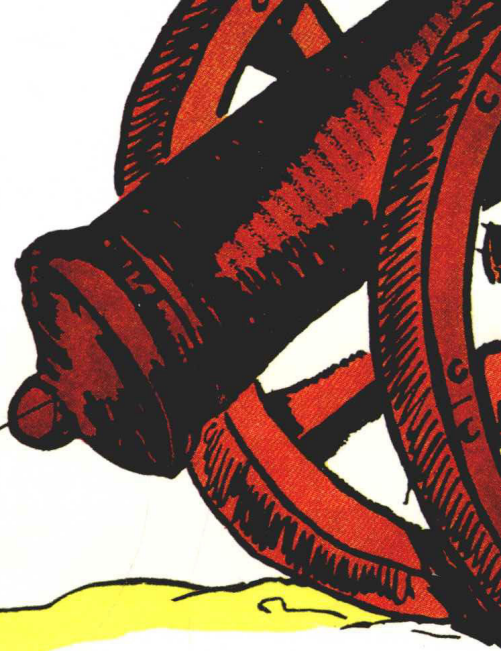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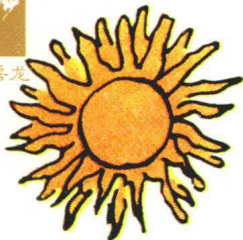


典藏房龙



(美) 房龙 著

我们的奋斗

——对独裁者的回击

朱子仪 译

Van Loo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典藏房龙

(美) 房龙 著

我们的奋斗

——对独裁者的回击

朱子仪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的奋斗：对独裁者的回击 / (美) 房龙
(Van Loon, H. W.) 著；朱子仪译. —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 6

(典藏房龙)

ISBN 978 - 7 - 200 - 08295 - 1

I. ①我… II. ①房… ②朱… III. ①希特勒，
A. (1889 ~ 1945) — 人物研究 ②法西斯主义 — 研究 — 德国
IV. ①K835. 167 = 52 ②K516.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15454 号

典藏房龙

我们的奋斗

——对独裁者的回击

WOMEN DE FENDOU

(美)房龙 著

朱子仪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 京 出 版 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 址：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890 × 1240 32 开本 5.875 印张 158 千字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0 - 08295 - 1/K · 843

定价：21.90 元

质量监督电话：010 - 58572393

总序

房龙的书——美国历史写家的中国经典

朱子仪

对亨德里克·威廉·房龙（1882—1944）无须多加介绍，他的书的中译本早已铺天盖地。关于他的生平，在这里只需要简要说说以下五点。

第一，房龙是移民作家。出生于荷兰的他求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在慕尼黑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后加入美国国籍，娶了一位美国上层社会的小姐为妻。英语并非他的母语，他说英语始终带着浓重的荷兰口音，但他却用英文写作并成为著名作家。他在美国成名，但骨子里仍是欧洲人。只是当纳粹瘟疫横扫欧洲，隔绝了他与欧洲的联系之后，他才明确地称自己是美国人。

第二，房龙是多产作家，自处女作《荷兰共和国的衰亡》到去世后出版的《未完成的自传》，他连写带编带画完成了40多本书。如此之高产，授予他“写家”的称号当之无愧。从书的内容看，房龙主要是“历史写家”。

第三，房龙是畅销书作家。做畅销书本来就不易，把历史做成畅销书在当时的出版界堪称奇迹。房龙的书名列畅销书榜的有《人类的故事》、《房龙地理》、《艺术》等，其中《人类的故事》

共印了32版。

第四，房龙是坚定的人文主义者。正像欧美文学专家钱满素女士所概括的，贯穿房龙著作的精神是“理性、宽容和进步”，“他的目标是向人类的无知与偏执挑战”，“他采取的方式是普及知识与真理，使它们成为人所皆知的常识”。他以一本《我们的奋斗》向希特勒公开宣战，历史学家的预见和责任感促使他成为反纳粹的斗士。

第五，房龙讲究文化品位和生活情趣。知识修养自不必说，他颇有画瘾，会拉小提琴，喜欢社交宴饮活动，谈吐风趣，交友广泛。个人的品位和情趣，决定了他的书通俗但不媚俗的文化层次和耐人寻味的文化意义。

写历史书的美国作家肯定不少，美国读者为何选择了房龙？因为当时的美国人需要在情感上拉近与旧大陆（欧洲大陆）的关系。尽管他们时常为大洋隔绝开那个大陆而感到庆幸——那里的麻烦不会蔓延到“独立”的美国，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在全球的地位正因它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而进行着重塑，美国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想重新找回与旧大陆的精神联系。读书界迫切需要一位甚至多位称职的沟通者和引导者脱颖而出。于是他们选中了房龙——一个有深厚欧洲背景的美国作家，一个能把欧洲历史文化讲述得生动活泼、趣味盎然的学者。

房龙的使命并不轻松，大题材、大信息量、以青少年读者为对象（其实大批成年读者都在读他的书）、图文结合、语言风趣是读者给他作品的基本定位。符合这个基本定位的书就畅销，如《人类的故事》、《房龙地理》、《艺术》。偏离这个定位的房龙作品往往受到读者的怠慢。作为精力充沛的多产作家，他一而再地去尝试拓展新的空间，从传记小说、寓言漫画书到政论著作，却

一次又一次被迫回到原先的定位上。表面上是出版商的销量问题，但就房龙这样的历史作家而言，销量多少倒是真切地折射出读者对其作品的认可程度。他内心既要装着读者的需求，又要装着自我表现的欲望；不顾前者他的书就没了畅销的前提，缺乏后者他的书就丧失了生命力。他那几部名作的诞生都是在两者之间找准平衡点的范例。

时隔40年，中国读者为何仍选择房龙？因为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到今天，中国处于跟当时美国相似的境况之中。中国要摆脱长期与西方世界隔绝的状态，努力要在经济和文化方面融入世界。以往对西方文化关注的缺乏就凸显了出来，政治风向标下的片面阐释严重妨碍了中国与外部世界进行实质性的沟通。尽管以时尚内容为代表的欧美表层文化在中国“抢滩”，表面上热热闹闹，实际传达的文化内容却支离破碎，无法在中国人面前拼凑出西方文化比较完整的图景。正是在这种环境下，中国读者很偶然地重新发现了房龙。

第一次对房龙的发现是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几乎每一部房龙较重要的书问世，都能在当时的中国听到反响。郁达夫为《古代的人》（即《文明的开端》）中译本作序，认为房龙文笔的魔力在于将文学家的手法拿来用于讲述科学。曹聚仁多次强调《人类的故事》对他的吸引力，除了《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再没有别的书这么吸引他了。《万能的人》（即《奇迹与人》）中译本序言中指出房龙的这本书是“我国人民的暮鼓晨钟”，“在不注意发明的中国，把这本书译过来是对症下药，特别相宜的”。徐懋庸在《申报》发表杂感热情推荐《房龙地理》，称他是把这部书当小说来读的。这部大书竟有三种中译本几乎同时问世。《圣经的故事》中译本特地刊登房龙给译者的回信。当时已54岁

的房龙在回答“为什么写作”这个问题时指出：“主要是因为
我痛恨虚度时光和徒劳无益的暴虐。由于这两种令人不快的品性都
产生于愚昧无知，我便想写书给普通男女读者和孩子们看，他们
会从中学到他们所处世界的历史、地理和艺术方面的背景知识。
我并非一门心思要把历史通俗化，我更注重的是使历史‘人性
化’……”

房龙的书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译介，到了 80 年代现
成地拿来是再自然不过了。选择房龙而不是外国别的历史作家有
其一定的偶然性。但这种“拿来”不是仅供一时的怀旧或临时的
将就，而是“热读”和“热销”了近 30 年，这样一来偶然中就
有其必然了。房龙的作品浅显而不肤浅，坦诚而不偏执，生动风
趣而不故弄玄虚。人们从房龙书中体味到的文化情感和历史感
受，学究式作家同样大部头的作品根本无法企及。因此，中国读
者对房龙的青睐，恰好证明他的书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通向西方历
史文化的入门渠道。他将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历史地理以“人类
的故事”、“人类的家园”为线索来贯穿，异常开阔的眼界令习惯
于闭门思考的中国读者深受感动，因为在这个线索之中，中国的
历史文化天然地纳入了人类发展的脉络。他对宽容的呼吁，凝聚
了他对西方漫长的不宽容历史的反思，这种呼吁在中国读者对历
史和惨痛经历的回眸中更是赢得了强烈的共鸣。一家美国报纸在
刊登房龙去世消息时，用的标题是“历史成就了他的名声”；而
在中国读书界，历史成就房龙的书成为长盛不衰的经典。

尽管房龙一生都处于出版商的追捧之中，但这位作家的价值
不只是商业方面的。正是他让无数的人走进了原先他们不敢奢望
走进的高雅文化和异域文化的殿堂。他甘心充当热心的向导，你
从他嘴里听到的不是预先背出来的干巴巴的解说词，而是一个接

一个生动的故事。说到兴头上，他就边讲边画，寥寥几笔，就足以激活你的想象力，启迪你深层次的思考。原来历史也有如此活泼的个性！房龙作品的许多读者都这么惊叹过。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希望能拉近自己与读者的距离，让读者信任自己，彼此视为亲密的朋友。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只能视这种愿望为奢望。他们无法做到的，房龙却做到了。凡读过房龙作品的，都会对他那一见如故、亲和坦诚的姿态留下深刻的印象。

1999年至2001年，北京出版社分两批推出共14册（收入17种著作）的《房龙文集》，在房龙著作出版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大手笔，为读者摆下了一桌房龙原汁原味的人文主义盛宴。如今他们又对房龙的作品进行重新整合和精心挑选，补入慷慨激昂的政论《我们的奋斗》和情趣盎然的房龙手绘画集，推出一套能体现作家完整著述人生和人格特征的《典藏房龙》。这次对房龙著作的重新整合走的是容易读、喜欢读、值得读的“亲民”路线，把厚书变薄书，把丛书变精致，使之更加符合如今读者的阅读习惯。这无疑是中国众多“房龙迷”的一大幸事，也是近30年中国房龙著作出版的一座新里程碑。房龙会很高兴，因为这恰恰是要把房龙一贯的做书理念发扬光大。

作为《典藏房龙》丛书热心的推荐者，笔者自认为跟房龙缘分不浅。

首先，是“房龙”这个名字引领我迈进了文学翻译的门槛。我翻译的第一本书是房龙创作的传记小说《伦勃朗的人生苦旅》，接着又译了房龙未完成的自传和房龙之子写的《房龙传》，还编译了《房龙精选集》，从此在译书的路上一发而不可收，梭罗、库切、卡波特、多丽丝·莱辛……这一连串文学界闪光的名字，成为我艰辛“译路”上的一个个驿站。

其次，是房龙启发了我做书的理念，是房龙示范了一种品味历史文化的方式。虽然我画不出房龙那样生动活泼的插图，但我编写了一系列图文并茂的品味西方文化的书。像房龙那样，这些书力求能循循善诱地为读者引路，而不是板起学者权威的长脸一味灌输。

再次，由房龙引出了我对这位也许是“不入三教九流”的通俗历史作家的一通学术追索。我认真地研究起专写非虚构畅销书的房龙。于是就有了《房龙与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出版界》、《品尝老房龙的人文主义盛宴》、《房龙四题》、《房龙：大象风格的历史作家》一系列文章在报刊上发表。

没想到从《房龙文集》到《典藏房龙》，十年构成了一个循环。随着《典藏房龙》进入北京出版集团公司的议事日程，我在协助策划这套丛书的同时，还受命翻译《我们的奋斗》和编写《房龙手绘画》。我感觉又回到“初识”房龙的那个时候，仿佛找回了当时“初生牛犊”的激情。尽管向希特勒宣战的房龙没有心思为《我们的奋斗》画一张插图，但我却不由自主地要做出一本充满图片、历史感、可掬可捧的《我们的奋斗》。把房龙的书做成意味隽永的经典……也许这是我发自内心地对房龙的感恩吧。

（朱子仪 1962 年出生于上海，资深文化品评作家和实力派翻译家，现在北京语言大学任教。近期著作有《西方的节日》、《纽约老房子的故事》、《欧洲大教堂》，译作有《房龙传》、《梭罗日记》、《蒙田随笔》、《我们的奋斗》、《达利的骗局》、《幸存者回忆录》等。）

译者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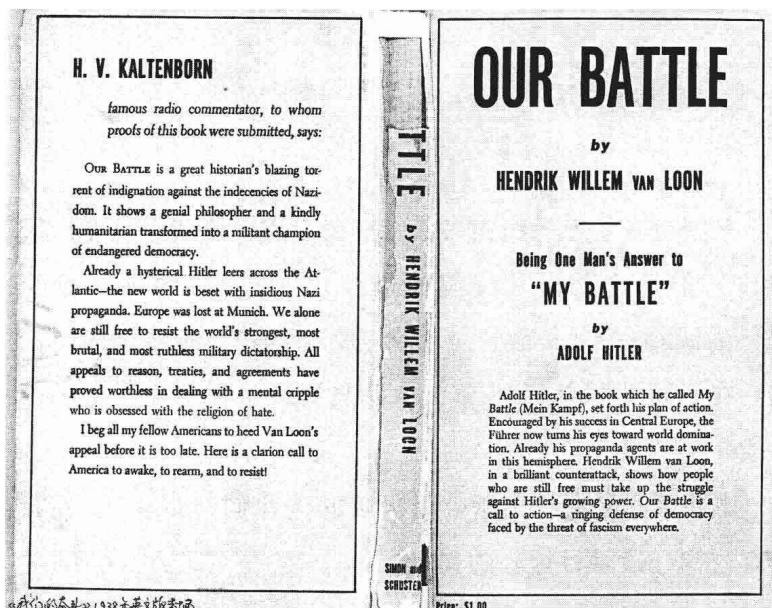
美国历史学家、畅销书作家亨德里克·威廉·房龙出版于1938年的政论著作《我们的奋斗——我对希特勒〈我的奋斗〉的回答》，从封面、封底到正文都透着一股特定的时代气息。在不同寻常的1938年，房龙与其说是在写作，不如说是在战斗。

由西蒙和舒斯特出版公司出版的《我们的奋斗》，在封面上有这样一段触目惊心的文字：

阿道夫·希特勒在那本他取名为《我的奋斗》的书中阐述了他的行动计划。这位元首受其在欧洲中部成功的激励，如今把眼光转向对世界的侵吞。他的宣传员们已经开始在这个半球兴风作浪。亨德里克·威廉·房龙在其发起的强有力反击中，阐明仍享有自由的人们必须采取行动，与希特勒日益膨胀的权势作斗

《我们的奋斗》我们的奋斗

争。《我们的奋斗》是呼唤行动的一声警钟，呼唤人们在面对无所不在的法西斯主义威胁时起来捍卫民主。



《我们的奋斗》1938年英文版封面

该书的封底还有美国著名广播评论员 H. V. 卡尔滕伯恩 (1878—1965) 情真意切的评语：

《我们的奋斗》是一位杰出历史学家对纳粹德国卑鄙伎俩发出的怒不可遏的滔滔雄辩。这表明这位和

藹的智者和友善的人道主义者因民主面临威胁而转变成勇敢的斗士。

歇斯底里的希特勒那邪恶的目光已经盯上了大西洋彼岸——新大陆受到在暗中蔓延的纳粹宣传的侵扰。欧洲已在慕尼黑沦丧。我们仍然享有自由，并要独自去抵抗世界上最强大、最凶残、最无情的军事独裁。事实已经证明，一切对理性、条约和协议的恳请，用来对付一个受疯狂仇恨困扰的心智伤残的人都无能为力。

在一切为时太晚之前，我请求所有的美国同胞都倾听房龙的呼吁。这本书就是唤醒美国重新武装自己并进行抵抗的号角！

在该书正文后的“作者介绍”中，编者刻意强调了房龙的“德国背景”，既有血统方面的，也有他在慕尼黑获得博士学位，以及经常出入德国的经历。这些显然决定了房龙对德国历史和现状的熟悉程度。“作者介绍”中特别提到：

由于他多次在文章和广播中劝告美国人要警惕危险的纳粹，他不能再去德国了。但今年（1938年）夏天，房龙花了4个月的时间在德国的近邻国家，尽可能多地搜集有关第三帝国状况的第一手资料，并于

10月初回到了美国。这本书就是这次发现之旅的成果。这次旅行使他对我们国家未来的命运充满忧虑，我们必须及时认识到一种政治哲学（纳粹主义）的危险性，它是一切民主形式的死敌。

这几段文字不同于一般推销书籍的广告词，超越了该书包含的内容本身，它们真切地传达了一种形势逼人甚至大难临头的紧迫感。

看看1938年欧洲都发生了哪些事吧。纳粹德国于3月间吞并了奥地利，9月与英法意签订了《慕尼黑协定》，随后在法国和英国的默许下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再来看看房龙身处的美国。从1937年中期开始的经济衰退持续恶化，直到1938年夏季晚些时候才出现复苏的迹象。尽管罗斯福总统在致国会的咨文中强调加强军事力量，指出日益加剧的国际紧张局势可能使美国不得不保卫自己，他还要求国会拨款建立一支能够保卫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海军。但在美国国内，人们的情绪普遍带有孤立主义色彩，觉得大西洋是天然屏障，欧洲的紧张局势不会对美洲大陆构成威胁，而5月众议院成立的非美活动委员会热衷于调查亲苏亲共的组织和活动，把这类组织和活动视为美国的最大威胁。

房龙在《我们的奋斗》序言中谈到刺激他写这本书的一起发生在纽约的事件：

昨天，在纪念发现西印度群岛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集会上，纽约（西方民主国家最伟大的城市）的市长招来一片轻蔑的嘘声，而当一个外国独裁者（指墨索里尼）的名字被提及时，却赢得与会者吵吵嚷嚷的喝彩声。……对此没有任何反应——没有人提出抗议——整个事件被当做荒唐却又无足轻重的事情接受了下来，无须作进一步的评论，很快就会被遗忘，对这种事情，谁在乎呢？

这就是我写这本小书的原因。

谁在乎呢？

我在乎！

房龙可谓义愤填膺。在人群中感觉很孤独很无奈的房龙为什么要在乎呢？因为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的直觉告诉他：由于纳粹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的存在，此时欧洲正面临一场空前的灾难。前一次世界大战早已为这场灾难埋下了祸根，而欧洲盛行的绥靖外交政策和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情绪则助长了纳粹和法西斯的气焰；至于调查亲苏亲共组织和活动的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只是在扰乱视听，使公众察觉不到真正的威胁；如果美国袖手旁观，这场灾难将波及全世界，美国自己也难以幸免。

阿道夫·希特勒的《我的奋斗》（Mein Kampf）分两卷，分别出版于1925年和1927年。第一卷标题为“清算”，1924年写于莱希河畔兰茨贝格的巴伐利亚要塞。当时，希特勒因1923年啤酒店暴动失败而被囚禁该地。书中叙述希特勒的青年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导致1918年德国战败的“背叛”。书中表达了希特勒的种族主义思想，他把雅利安人说成是“优秀”民族，



《我的奋斗》德文版封面

而把犹太人称作“寄生虫”；宣称德国人需要从东方的斯拉夫人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寻求生存空间。书中还号召向法国复仇。第二卷标题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写于1924年12月希特勒获释之后，书中概述了他的政治纲领，其中提出国社党无论在夺权时还是在夺权后的新德国，都必须实行恐怖措施。

《我的奋斗》英文译本（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1933年在美国面世时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希特勒的梦想和蓝图对欧洲及世界实在是一个噩梦。它不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自传，而是恶毒的纳粹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宣传品。希特勒的前半生

也许是坎坷的，但他的生活之路和人生思考指向的不是积极的建设和善意的变革，而是丧心病狂的破坏和毁灭。奥托·托利舒斯在《纽约时报杂志》上撰文写道：“从内容上看，《我的奋斗》百分之十是自传，百分之九十是他的信条，百分之百是宣传。书中的每一个字……仅仅是要达到宣传的效果。”美国犹太人报纸用这样激烈的言语表示抗议：“如果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执意出版希特勒的书，他们最好用红色字体印刷，红色象征鲜血，从第三帝国纳粹的大棒上滴下的鲜血。”

作为房龙写于30年代的一系列政论小册子中最有影响的一本，《我们的奋斗》明确表明这本书是作者个人对希特勒《我的奋斗》的回答，这意味着房龙以个人名义直接向希特勒及其在美国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发出挑战。

房龙经常来往于美国与欧洲之间，对欧洲的局势有许多亲身的感受。纳粹在德国夺取政权之后，房龙以其历史学家的敏感很快就觉察到了希特勒对欧洲和世界构成的威胁。一个偶然的机，他拿起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来读。随后，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

我已仔细地逐字逐句地读了希特勒所写的东西。
我不想评判他对犹太人的胡言乱语。我只希望他对自己的故事实话实说。我还想告诉他，他的言辞表露出

的风格非常可恶并且严重文不对题，似是而非。可这本书的内容，神圣的耶稣啊，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没有历史的概念，是我所读过的最无知的书。而所有这样的极端无知竟被大肆夸耀，就仿佛这是一个光荣的新发现。我认为这个人是自拿破仑以来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是对一切都不管不顾的疯癫狂妄者。我想我有责任回去发起一场反希特勒的运动，不仅仅是因为他讨厌犹太人，而是因为他与一切拯救文明的方式为敌，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除非我们从一开始就与这个人作战，否则他将消灭我们。

这段文字带有一种孤军奋战的悲壮感。后来就发生了《我们的奋斗》前言中提到的事件。在纪念哥伦布的集会上，人们对纽约市长拉加第亚发出嘘声，却为本尼托·墨索里尼的名字欢呼。而在此之前，房龙曾因在他主持的广播节目中讽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而遭到一些同情德国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的美国听众的抗议，全国广播公司还因此撤掉了房龙的节目。这一切都令房龙感到愤怒和担忧。信奉孤立主义的美国人倒是把他孤立了起来。生性喜欢热闹的房龙并不缺少朋友，但此时一种精神上的悲凉孤独感却油然而生。他想做点什么来唤起美国人的忧患意识，面对德国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的威胁承担起应有的责任。于是，他花了三个星期的时间